

但以理书 - 第四十五号

象征性转变：解开《但以理书》中“每日”之谜

Jeff Pippenger

2024-01-09

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被威廉·米勒认作异教罗马或异教的象征,但在末后的日子里,它是拒绝威廉·米勒根本真理的象征.它代表着一场始于1863年的叛逆的终结,这场叛逆起因于人们拒绝米勒对利未记二十六章中摩西所说“七次”的理解.复临运动在拒绝将“常献的”正确地认作异教时,把撒但的象征变成了基督的象征.以赛亚指出,这种作为是颠倒黑白.对“常献的”的拒绝在20世纪30年代(复临运动的第三代)被正式确立,但自1901年起(复临运动的第二代)它就一直是个争论.正如古代以色列那样,对真理的渐进性拒绝导致人们接受了一种包含不可赦免之罪要素的错误.

对好诡辩的犹太人来说,不可赦免的罪,表现为他们把基督所作的工认作是撒但的作为.古代以色列是现代以色列的首要象征,而现代以色列确实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反过来.他们把撒但的作为(异教)归于基督.古代以色列的悖逆包括他们选择让撒但作他们的王.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把耶稣带出来,在一个名叫“铺华石处”的地方坐在审判席上;用希伯来话说是“厄巴大”.那时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有第六时.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你们的王!他们却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对他们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他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走了.约翰福音19:13-16.

彼拉多是异教罗马的代表,怀特姐妹指出,《启示录》第十二章中从天上被摔下来的那条龙是撒但,但在次要意义上,这条龙也指导教罗马.因此,“每日的”象征这条龙.古代以色列的叛逆在他们公开宣称“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时达到了终点;这代表他们公开宣告自己是他们那位王的臣民,而他们的王就是撒但.那场对以上帝为王的叛逆始于先知撒母耳的日子;当时他们拒绝以上帝为王,要求赐给他们一位人间的君王,好使他们可以像其他列国一样.

于是以色列的众长老都聚集起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看哪,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说“给我们立王治理我们”这事使撒母耳不悦;撒母耳就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凡百姓向你所说的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的那日直到今日,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离弃我、事奉别神,如今他们待你也是这样.”撒母耳记上 8:4-8.

古代以色列从未认识到他们已经弃绝了神,也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地上君王的渴望会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并选择撒但作他们的王.他们的悖逆被他们自以为义的观念所遮蔽:他们以为,尽管弃绝了神,他们仍然是被拣选的子民;毕竟,他们这样推理,即便在撒母耳之后,神仍然维持着圣洁的先知职事.

他们误解了先知的职事,以为神的先知在他们中间便证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没有看见自己远离神,而先知正是在设法带领他们回到神那里,因为他们把先知的活动当作神带领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断拒绝先知所传给他们的一切信息.同样的迷惑在1863年临到复临

主义。

复临派拒绝了由威廉·米勒的事工所聚集起来的运动,并在他们拒绝由以利亚(威廉·米勒)所传达的“七次”的摩西信息的同一年,选择成为一个依法注册的教会。同年,他们制作了一张伪造的预言图表,这张图表已无法再阅读,也无法按照哈巴谷书2章3节那样“说话”,因为它需要一份讲义来解释。哈巴谷的图表按其原样就能读懂,因此它们能够“说话”。

复临派拒绝对他们在1863年所做出的选择进行任何自我反省,因为毕竟他们中间有一位女先知,这证明他们就是《启示录》所指认、拥有“预言之灵”的余民。他们表现出与古代以色列相同的精神与态度,而那场叛逆始于他们拒绝米勒所发现的第一颗宝石,最终也导致他们拒绝了米勒对“常献”这颗宝石的认定。

现代以色列拒绝了米勒对“the daily”的理解,把它视为异教罗马的象征,而异教罗马又是撒但的象征;却声称“the daily”是基督的象征。换句话说,现代以色列选择把一个撒但的象征当作基督的象征。正如古代以色列宣称他们除了该撒别无君王——该撒是异教罗马的代表,而异教罗马是撒但的象征。

在预言应用方面,那个选择要求现代以色列需要重新定义《但以理书》第七、第八和第九章;乌莱河所代表的正是这些章节,并且它们是米勒派历史中知识加增的一部分。他们将被迫改变那些章节,因为第八章直接三次提到“常献的”。

迫于乌莱河异象被开启这一历史事实,米勒派认为,在基督再来并设立祂永恒的国度之前(正如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描绘),不会再有其他地上的国度。因此,他们把第四国——罗马——视为一个具有两个方面的单一国度。这两个方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得到直接的呈现。并且但以理指出,他在第八章所领受的异象应当与第七章的异象相联系起来理解。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一个异象向我——我但以理——显现,这是在起初向我显现的异象之后。但以理书 8:1.

起初向但以理显现的异象,就是第七章的异象。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了一个梦,并看见脑中的异象;于是他把这梦写下来,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书 7:1.

这两个异象代表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两个层面;这些诸国首次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被呈现。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个王国在第七章中被重述,并在第八章中再次出现,不过对这四个王国的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作了区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这些王国以猛兽来象征;而在第八章中,同样的王国则以圣所的祭牲来呈现。但以理想要明白第七章的异象,加百列前来向他解释。

我但以理在我身内的灵忧伤,我头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走近那些站立在那里的人中的一位,询问这一切的真相。他就告诉我,使我明白这些事的解释。这些大兽,共有四个,就是将地上兴起的四位王。但至高者的圣徒必承受国度,并永远拥有这国,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7:15-18.

但以理被告知,那四个兽就是四个地上的国度,它们将一直存在,直到神的永远国度被设立,这与《但以理书》第二章相符。神的永远国度到来之前将有四个地上的国度,正如第二章中那块从

山上凿出来并充满全地的石头所代表的。

当她谈到《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地兽时,怀爱伦姐妹把米勒派对那四个王国的理解推进到了远远超出米勒派原有理解的程度。

此时,又引入了另一个象征.先知说:“我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它有两角如同羊羔。”第11节.这兽的外貌以及它兴起的方式都表明,它所代表的国家与先前诸象征所呈现的国家不同.那些统治过世界的大帝国,在先知但以理面前被呈现为掠食的猛兽,当“天上的四风”在“大海”上相争时便兴起.但以理书 7:2.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里,有一位天使解释说,众水所代表的是“众民、群众、列国、方言”.启示录 17:15.风是纷争的象征.天上的四风在大海上相争,象征着诸国藉由征服与革命而取得权势时所发生的可怕景象.《大争战》,第439页.

这些兽象征着诸国在崛起掌权时所完成的征服.在预言中,猛兽代表一个国度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所代表的那些同样的诸国,也在第八章中被呈现;但在那里,它们都与出自上帝圣所的要害相联系,于是它们代表了这些国度的宗教层面,因为它们都是政教合一.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一个异象向我显现,就是向我但以理显现;这是在先前那次异象之后.我在异象中观看;我观看的时候,仿佛我在以拦省的宫城书珊;我在异象中观看,仿佛我在乌莱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河前站着一只双角的公绵羊;那两角都高,不过一角比另一角更高,并且那更高的是后来长出来的.我见那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抵触;没有任何兽能在它面前站立得住,也无人能从它手中救脱;它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量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方越过全地而来,脚不着地;这山羊两眼之间有一根显著的角.它来到我所见的那站在河前、长着两角的公绵羊面前,凶猛地凭着它的力量向那公绵羊直冲过去.我见它逼近那公绵羊,怀怒攻击它,击打那公绵羊,折断了它的两角;那公绵羊毫无能力在它面前站立得住,反被它摔倒在地,又被践踏;没有人能救那公绵羊脱离它的手.因此那公山羊越发强大;但它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随之有四个显著的角长起来,向着天的四方.但以理书 8:1-8.

第八章开头,但以理说明他当时正处在圣经预言中第一个国度(巴比伦)的历史时期,但他的异象并未指出任何代表巴比伦的象征,因为它是从代表第二个地上国度——玛代与波斯——的公绵羊开始的.之所以没有出现巴比伦的象征并非偶然,因为巴比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被移除、随后又被复兴的国度,正如尼布甲尼撒“七个时期”像兽一样生活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七个时期”里,属灵的巴比伦(即教皇制度)的一个方面被预表出来,因为教皇制度就是那个被遗忘了象征性的七十年之久的国度,在此期间她受了致命的伤.至于但以理表明他是在“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得这异象的事实,则将巴比伦界定为先于第二个国度玛代与波斯的国度,但更强调的是,巴比伦是那个隐藏的、或被遗忘的国度——在一位王的日子被遗忘.

第八章中的兽并不是猛兽;它们是用于圣所事奉中的祭牲.第四个国度被描绘为“一个小角”,而不是一只兽;但角本就是神的圣所的一部分,因为神圣所里的祭坛在其设计中带有角.

但以理不仅用圣所术语来代表预言中的四个王国,本章的叙事还包含若干直接源自上帝圣所事奉的词语.本章的叙述是以取自圣所事奉的希伯来语词汇来呈现的,而且圣所事奉中献上供物的动作也被融入了本章的结构之中.由于但以理有意将第七章与第八章联系在一起,这就使

愿意看见的人可以看出：第七章是在指明圣经预言中诸王国的政术,而第八章则是在指明圣经预言中诸王国的教权术.

复临主义被迫用撒但的寓言来掩盖这一事实,因为这种承认表明,米勒的宝石正是上帝所设计的那样.他们否定米勒对“常献”的理解,就等于宣称“上帝不懂”,因为他们声称,当上帝借着圣天使的事工把框架赐给米勒时,那并不准确.

你们真是把事理颠倒了,竟把陶匠当作陶泥;因为受造之物岂能对那造它的说:他没有造我? 成形之物岂能对那塑造它的说:他没有智慧? 以赛亚书29:16.

米勒的框架,是他所识别并采用的预言性结构;但自1863年起,复临派为遮掩米勒之梦中的宝石,回归到背道的新教与天主教的神学应用.复临派接受了一个虚假的框架(即所造之物),以便拒绝那工作,也拒绝那工作的造物主.如此行时,他们宣称那工作的造物主无聪明.对米勒那一框架的拒绝,当时如此,至今亦然,就是对1798年所解封之知识增长的拒绝.凡拒绝这知识增长的,便是拒绝那工作与那工作的造物主;按但以理书的说法,他们是“恶人”.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能明白. (但以理书 12:10)

“恶人必行恶”,这表明对真理的拒绝会不断升级.恶人对这一框架的拒绝,就是对上帝的拒绝;反过来,上帝也因他们企图借假冒的框架来达成的这种拒绝而弃绝恶人.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既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 4:6.

神的子民,那些在1844年至1863年间作神“祭司”的人,因为缺乏通过威廉·米勒的事工所加增的“知识”,而被弃绝.重要的是要考虑何西阿书第六节的上下文,因为该上下文揭示了对真理日益升级的反叛,而这真理被称为“知识”.

以色列人哪,你们要听耶和華的话: 因为耶和華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没有诚实,没有慈爱,也没有对神的认识.人起誓、说谎、杀害、偷盗、奸淫,横行肆意,流血接连不止.因此,这地要悲哀,住在其中的都要衰残,连田野的兽、空中的鸟,甚至海里的鱼也都被除去.然而,不可有人争辩,也不可责备人,因为你的民如与祭司争辩的人.你这日间必跌倒,先知也必在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也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既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作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他们越多,就越得罪我;因此,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以我民的罪为食,专心恋慕他们的罪孽.将来民怎样,祭司也怎样;我必按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的作为报应他们.因为他们吃,却不得饱足;行淫,却不得增多,因为他们离弃不顾耶和華.

淫乱、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百姓向木头偶像求问,他们的杖告诉他们;因为淫乱的灵使他们走迷了路,他们离弃自己的神去行淫.他们在山顶献祭,在山坡上焚香,在橡树、白杨、榆树之下,因为那里的树荫宜人;因此你们的女儿必行淫,你们的儿媳必犯奸淫.你们的女儿行淫、你们的儿媳犯奸淫时,我却不惩罚她们;因为他们自己与妓女为伴,又与娼妓一同献祭;因此不明白的人必致倾倒.以色列啊,虽然你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到吉甲去,不要上伯亚文,也不要起誓说:“耶和華永活.”以色列如悖逆的母牛犊一般顽梗;如今耶和華要像在宽阔之地放养的羔羊那样喂养他们.以法莲与偶像连合,任凭他吧.他们的酒已经酸了;他们不停地行淫;她的首领喜爱耻辱,常说:“给吧!”风把她裹在自己的翅膀里,他

们必因自己的祭物而蒙羞.何西阿书 4:1-19.

何西阿的警告是：“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有爭辯，因為這地上沒有誠實，沒有慈愛，也沒有對神的認識。”復臨運動是上帝在末世的子民。在那位掃塵人進入米勒的房間的那一天，復臨運動中，包括百姓、祭司、先知，“不明白的必跌倒”，因為他們將會“與偶像連合”。他們的偶像就是他們的偽教義，被編織進一個偽造的框架之中。

以拒絕知識增長為代表的叛逆，是一種逐步升級的叛逆，直到達到這樣一個地步：他們的考驗期以一項宣告而結束，宣告他們與那些從米勒的房間中被掃出的偽教義聯合。他們的叛逆被描繪為不斷行淫。從1863年起直到考驗期結束，他們持續叛逆，直到被主從口中吐出。

棄絕知識的悖逆表現為他們“不斷地”犯奸淫；雖然這不是同一個希伯來詞，但其意義與希伯來詞“tamid”（意為“持續的”）相同，並且在《但以理書》中被譯作“每日的”。

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繼續研究聖經預言中的四個王國。

後來我看見，關於“常獻”，其中“祭”這個詞是人憑自己的智慧添上的，並不屬於經文；而且主已將關於它的正確看法賜給那些發出“審判時刻呼聲”的人。1844年以前，當眾人仍然合一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對“常獻”的正確看法；但自1844年以來，在混亂之中，人們接受了其他看法，黑暗與混亂隨之而來。Review and Herald, 1850年11月1日。